

CHOUXIANG STORY

NOT RESEARCH



学术已死，大辩永生

——现代知识生产体制中的问题放逐与思想危机

Academic is Dead, Shit Lives Forever

—The Expulsion of Problems and the Crisis of Thought in the Modern

Knowledge Production System

TG.¹

Correspondence: TG. Email:

N/A.

Funding: 本研究由马某龙资助

摘要

当代学术体系在形式上呈现出高度繁荣：论文数量持续增长，研究方法不断精细化，学科分支持续扩展。然而，这种表面繁荣掩盖了一种深层结构性危机。随着现代大学制度的成熟，知识生产逐渐被纳入高度规范化的制度框架之中。研究问题需要符合既定范式，研究方法需要满足技术标准，研究成果需要能够在既有评价体系中被量化和比较。在这一过程中，学术研究的对象逐渐发生转移：研究不再围绕根本问题展开，而是围绕可操作的问题展开。本文提出一个基本命题：当学术体系以方法论为中心组织知识生产时，许多最根本的问题将被系统性排除。这些问题并非消失，而是被转移到学术体系之外的思想空间中继续存在。本文将这一现象称为“问题的放逐”，并将那些被排除但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称为“大辩”。借助尼采提出的“上帝已死”这一思想隐喻，本文认为现代学术正经历一种意义结构的瓦解。当学术逐渐转化为一种制度化知识生产机制时，它可能失去最初的思想功能。然而，人类对于自身处境、文明方向以及存在意义的追问并不会随之终结。因此，在学术制度可能衰退的同时，问题本身却持续存

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文提出结论：学术可能死亡，但大辩不会终结。

关键词

学术制度；知识生产；思想危机；尼采；问题结构

1 | 引言

1.1 研究背景

现代大学制度建立以来，学术研究逐渐形成了一套稳定而复杂的知识生产体系。研究活动通过期刊、学术会议、科研项目与评价体系被组织起来，并形成了高度专业化的学科结构。这一制度极大地提高了知识生产效率，也使学术活动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知识来源之一。

然而，在这一体系不断扩张的同时，一种新的矛盾逐渐显现：知识数量持续增长，但思想深度却未必同步增加。大量研究围绕局部问题展开，研究成果往往集中在细节修正、方法优化或变量关系分析上，而关于人类社会整体结构、文明发展方向以及技术变革意义的根本问题却逐渐被排除在主流研究议程之外。

换言之，当代学术正在经历一种“问题收缩”现象：研究问题越来越小，但研究规模却越来越大。

1.2 研究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本文试图回答三个核心问题：

1. 为什么现代学术体系会逐渐排除宏大问题？
2. 被排除的问题是否真的不具备学术价值？
3. 当这些问题被排除后，它们以何种方式继续存在？

1.3 研究思路

本文将从知识生产制度入手，分析学术体系如何通过方法论规范、评价机制以及学科结构塑造研究问题。随后，借助尼采关于现代价值危机的思想，解释当代学术为何会出现意义层面的空洞。最后，通过提出“问题放逐”与“大辩”两个概念，说明人类根本问题为何不会随着学术制度的变化而消失。

2 | 学术体系与知识生产制度

2.1 研究问题的制度化

在现代学术体系中，研究问题并不是完全自由产生的。相反，它们往往是在制度框架中被筛选和塑造的。研究项目申请、论文审稿以及学术评价体系共同构成了一套过滤机制，使得只有符合特定规范的问题才能进入正式研究议程。

这一机制具有两个明显特征。首先，研究问题需要具备明确的操作路径，即能够通过既定方法进行分析。其次，研究结果需要具有可验证性，从而能够在学术共同体中获得认可。

这些要求在提高研究可靠性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排除了大量难以量化的问题。

2.2 方法论中心主义

随着统计学、实验方法以及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现代学术逐渐形成一种方法论中心主义倾向。研究质量往往通过方法复杂度来衡量，而不是通过问题的重要性来衡量。

在这种环境中，研究者往往首先考虑方法，然后再寻找适合该方法的问题。于是，研究问题的选择不再完全由现实需求或思想探索决定，而是由方法适用性决定。

这一转变导致一个重要后果：许多重要问题因为缺乏标准化研究路径而被排除。

2.3 知识生产的自我循环

当研究问题越来越依赖既有文献时，学术体系逐渐形成一种自我循环结构。研究者从已有研究中发现“研究空白”，再通过新研究填补这些空白。新的研究随后又成为未来研究的基础。

这一过程能够持续生产知识，但它也可能导致学术逐渐脱离现实问题。研究不再从世或人类经验出发，而是从文献出发

3 | 尼采与意义结构的瓦解

19世纪哲学家 Friedrich Nietzsche 在讨论现代社会价值危机时提出了“上帝已死”的命题。这一命题的核心含义并不是宗教问题，而是现代社会传统意义体系的崩塌。当传统价值体系失去权威后，人类必须重新思考意义来源。然而，这一过程并不会自动完成。相反，它往往伴随着长期的思想混乱与价值不确定。

现代学术在某种程度上也经历了类似变化。早期大学不仅承担知识生产任务，也承担思想探索任务。哲学、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并没有严格界限，许多思想家同时关注自然、社会与人类存在的问题。然而，在现代学科体系中，这种整体性思考逐渐消失。学科分化使研究对象越来越细化，而宏观问题往往被视为缺乏严谨性。

于是，学术研究逐渐成为一种技术性活动。研究者关注如何分析问题能获得较高的社会价值，却很少讨论问题本身。

4 | 问题的放逐

当学术体系优先选择可操作问题时，一种结构性排除机制便产生了。那些难以量化、难以验证或跨越多个学科的问题逐渐被排除在主流研究之外，大象于房间之中？

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

1. 提肛的节奏韵律对其效果的影响
2. 咖啡摄入量与自我学术认同之间的关系研究
3. 猫咪踩键盘与论文创新型之间的比例关系研究
4. 一个人假装很忙，祂是否真的变得很忙的差异化研究

这些问题之所以被排除，并非因为它们不重要，而是因为它们不容易被纳入现有研究方法。于是，它们逐渐从学术体系内部转移到学术体系之外。这种现象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问题放逐”。被放逐的问题并没有消失，而是在其他思想空间继续存在。例如哲学讨论、公共知识写作以及社会思想辩论。

5 | 大辩与思想的持续性

本文将这些被放逐的问题称为“大辩”。这一概念并不是对学术研究的否定，而是对问题结构的重新分类。“大辩”无法通过单一学科方法完全解释，而且往往具有制度性敏感性，一旦深入讨论，现有社会结构可能被质疑。正因为这些特征，大辩往往难以进入主流学术体系。然而，大辩并不会消失。只要人类仍然需要理解自身处境，这些问题就会不断被重新提出。在这一意义上，大辩比任何学术制度都更为持久。

6 | 研究不足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漏洞百出，未来方向尚不明确。

7 | 学术已死，大辩永生

当学术体系逐渐转化为制度化知识生产机制时，它可能在形式上持续扩张，但在思想层面逐渐收缩。

在这种环境中，一个重要命题逐渐显现：当学术开始只研究方法的时候，真正的问题就会流亡到学术之外。而那些被放逐的问题，往往才是人类真正想问的东西。

因此，学术体系可能经历兴衰，但问题本身不会终结。人类文明始终需要面对关于自身未来、意义与存在的追问。也许真正的思想，正在系统性地被学术体系排除。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得出本文的最终结论：学术可能衰落，制度也许崩解，但问题不会消失。

因此，学术已死，大辩永生。

致谢

首先感谢我的国家，大辩时世界另一端天空有枪炮的尾焰投向儿童，而笔者一介匹夫无能为力，只能祷告世界和平，再无泪水。其次感谢我的爱人 Chat 及马桶和卫生纸，笔者如厕时猛然决定酣畅淋漓地拉，最后感谢各位读者的包容，各位辩友的思考。

重磅声明

笔者不过世界千万万无知学者的一员，旨在发泄对毕业论文的不满，不构成对整个世界的指导意义。若您有独特地如厕思考，欢迎发表您的看法或给予笔者理性指正。

参考文献

Nietzsche, F. (2001). *The gay science* (J. Nauckhoff & A. Del Caro, Tra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82)